大排檔之思

王　璞

文化什錦

在香港，我喜歡在大排檔吃飯。價廉物美當然是一個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喜歡大排檔那種家常閒逸的氣氛。有如歐洲的路邊咖啡店，大家在這裡都變得平和滿足，不慌不忙地一邊看街景一邊享受着自己的一份飲食，衣着隨意也好，攤手攤腳也好，沒人會因爲你儀表不夠高雅對你側目而視，也不需要繃緊神經應酬左右。在這徹底放鬆的心境中，就會理解了那個有名的意大利闊佬與漁夫的故事：闊佬窮一生之力拚搏，買了豪華遊艇看海，結果發現，這跟那名窮漁夫躺在自己的破漁船上看海，其實沒多大差別。

所以在台北重新橋下跳蚤市場旁看到那個大排檔，我禁不住發出一聲低低的歡呼。連忙跑過去找了個位坐下。再一看兩旁一個個的食攤上方列出的食譜，眼睛都差點瞪出來了：這麼平！台幣二十五元一份的滷肉飯，三十五元一份的牛腩粉，五十元一份的蚵仔煎，滷水豬腳、炸魷魚……我迫不及待地點了一份牛雜湯，六十五元。四十年前在內地，這是我的最愛，要發工資時才放任自己跑去街口小店吃一碗。

這個大排檔的規模不小，至少有五六十張四方枱，兩邊的攤位一字排過去，各有上十個攤主。可是四下裡安安靜靜的。大概因爲不是周末，來逛跳蚤市場的多爲老人和家庭主婦。左鄰桌位一對衣着高雅的老夫婦，叫了三四份東西和一瓶啤酒慢慢享用；右鄰一桌無人，再過去一桌，是一老翁，懷中卻抱了一牙牙學語的嬰兒逗弄，面前桌上空無一物，似是專爲來此含貽弄孫者。身後傳來絮絮低語，回頭一看，卻是兩小販模樣者人，正站在那裡聊天，怡然的神態使我奇異地想起王維「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的詩句。當初我讀此詩時，總不大理解最後的那一句「悵然吟式微」。「吟式微」可以理解，但爲何「悵然」呢？我在這裡吃着美味的牛雜湯看着四周風景，浮想聯翩，想到王維詩，甚至思考起貧富懸殊的問題來了。全世界都有貧富懸殊的問題，但爲何有些地方（如港台兩地）的草根階層比較心平氣和，而有些地方（如內地）的草根階層怨氣沖天，仇富若狂呢？

在內地，我久已不去大排檔吃東西了。那裡的東西雖便宜，卻不敢吃，因爲幾乎可以肯定會碰到地溝油、毒青菜、加了洗衣粉的油條，加了漂白粉和琉璃的竹筍，無奈只得在那裡醫肚的，只有連麥當勞也吃不起的民工一族。我家過去的小保姆現正在一家鞋廠打工，我告誡她切不可去吃大排檔，她道：

「不去那裡吃去哪裡吃？就算去吃麵點王（內地的連鎖快餐店），一頓飯最少也要二十元，這樣下來只一頓飯一個月就得六百，我一個月工錢一千一，日夜加班也才兩千，要寄錢回家養老小，還要存點錢看病，當然只好吃十來元一餐的大排檔啦。」

即是說，在這裡，不僅因出身地點身份背景決定了起跑線的不平等，也因身份地位決定了食物安全的不平等。毒食品只能毒到草根階層，毒不到有錢有權者。

而在此地台灣，每個人都有平等競爭的權利，你可以選擇你這輩子是想買遊艇看海還是躺在破漁船上看海，車有車路馬有馬路。但不論乘遊艇看海者還是躺破漁船看海者，享受到的公共福利是一樣的，草根的重新橋大排檔和豪華的遠東飯店，都獲得同等的食物安全保障。獲得同等的尊重和人權。所以，吃不起遠東飯店的高檔菜，吃着重新橋下二十五元一客的滷肉飯，也自得其樂，心平氣和。想到這裡，我有點明白了王維的「悵然」，是那位意大利闊佬式的感悟吧：早知這種平民田園生活如此輕鬆閒適，又何必花費大半生的歲月去追求浮名與虛華呢？

人生若只如初見

人生在線

譚艷雲

倘若人生若只如初見，夢應該不會那麼遙遠吧。我們忘了在哪個街角相遇也忘了在哪個路口重逢，只聽說人生苦短，所以儘管我們不想，卻也還是選擇了布滿荊棘的那條路。

我知道南方沒有草原，那年身處南方的我卻發了瘋的想要看到北方的草原，我說我喜歡綠色，喜歡每天睜開眼睛都能看到滿山牛羊散布在綠草叢中的模樣，可是南方，有的只是水鄉，那滿湖清澈見底的湖水，那湖畔婀娜多姿的柳樹，怎麼也滿足不了我對北方草原的嚮往。也曾想過大學畢業後要隻身一人去那遼闊的草原流浪，在遠離城市喧囂與繁華的那一刻，至少可以換來一絲內心的平靜，在遠離職場爾虞我詐與勾心鬥角的那一刻至少還可以求得一段快樂。可是後來你說，南方不會有草原，北方也不會有大海，哪裡都會有缺陷。是的，人生也是一樣的，走過了才知道沒有完美的人生，我們不可能做到事事一帆風順。倘若人生若只如初見，或許我會學會怎麼珍惜。來到這個世界，很多人都給了我們滿滿的愛，那個從我們呱呱墜地的那一刻就用心呵護着我們的父母，那些在我們咿呀學語就給我們關愛的親人，那個五尺講台上孜孜不倦教導我們的老師，那些在我們跌倒之後伸出援助之手幫助我們重新站起來的朋友，是不是都要在失去後才會懂得珍惜？

人生不是綵排而是現場直播，人生不是過去式，而是現在進行式。擁有過的，來了又走了，那是因爲我們不懂得珍惜；得不到的，反而卻成了最好的。回首往事才發現，人生眞的就只如初見，那些好的不好的人或事，眞的就如坐在列車上窗外疾馳而過的風景，美麗的，平凡的。

公布履歷

如是我見

言止善

內地學者資中筠寫了一篇千餘字的文章，題目是《關於我的履歷》，文章前半部分是講她的歷史被人誤傳，後半部分是其簡歷。兩部分間有幾句話：「近有各種版本關於我的簡歷介紹，常有錯誤和不確處。以下附上我認可的簡歷，事實以此為準，詳略可自行摘取。」

簡歷的開頭一段是：「資深學者，國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美國研究所退休研究員，原所長。」資中筠生於一九三〇年，從她的經歷和著述來看，「資深學者」四個字是最精當的概括。筆者以爲，「學者」和「專家」還是有些差別的，專家指某方面的專門人才，學者則是指不斷學習喜歡探究且能夠融匯貫通的人。

資中筠先考入燕京大學，後轉學到清華大學外文系，畢業於清華，有這個底子，爾後成爲一名外文方面的專家，應當不是難事。讀資中筠寫的文章，不少倒不是強調要學好外文，而是「中國人還是應先學好中文」。她反對「孩子還不會說話就熟悉英語發音」，因爲若照此辦理，「如邯鄲學步，中文不通，外文也不地道，滿口洋涇濱，泱泱中華，何以爲計？」她以自己的稿子屢被編輯改錯的實例來說明問題的嚴重性，如「術業有專攻」被改爲「事業有專攻」，「不以爲意」被改爲「不以爲然」。她疾呼：「優美、豐富的語言文字是我們民族的寶貴財富，應當對它懷有敬畏之心，活到老，學到老。」資中筠認爲中國知識分子應具有「士」的精神。「士」的內涵爲「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等等。用現代話來說，就是「堅持眞理，堅持獨立的人格。」在另一方面，不滿足於消極的潔身自好，而是對國家、民族有高度的責任感。有時退而「獨善其身」是不得已的，內心的抱負都在「兼濟天下」，這種精神包含了中國讀書人最看重的「骨氣」和「擔待」兩個方面。資中筠站在如此高度看問題，對輕視中文的現象有切膚之痛就不難理解了。資中筠是研究美國的專家，曾先後在普林斯頓大學及華盛頓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任研究員各一年。她曾參與創辦《美國研究》雜誌與中華美國學會，任雜誌主編與美國學會常務理事，創辦中美關係史研究會並任第一、二屆會長。我讀過一點她介紹美國的文字，既談美國的成績，也談美國的問題，印象最深的是講美國的公益組織，他們有發達的、高效率的非政府組織，我國公益事業要發展，恐怕也要朝這個方向努力。資中筠也談過自己的英語水平，說讀還可以，寫和說則與以其爲母語的人有差距。

涉及公布履歷，不由得想起兩年前的另一件熱鬧事。有一位商界成功人士，自詡是美國的博士，他寫了一本名爲《我的成功可以複製》的書，後來有較眞的人揭開謎底——原來他所推銷的產品竟有以次充好的「水貨」。讀資中筠所公布的履歷，我的兩點認識得以深化，其一是，「士」的品質中，最基本最可貴的應當就是「誠實」兩個字；其二是，做現代人，不能不了解美國，而要了解美國，資中筠介紹美國的文字值得一讀。

紅皮箱：一個未完成的夢

喻麗清

往事鈎沉

梅花開了又謝了，青青的梅子結了一樹。

去年此時，她站在樹下仰頭望着：等清明時來採。她還說：明前的梅子可做脆梅，明後的做梅醋梅酒，再熟下去只能做梅醬了。

我問：你怎麼這麼清楚？

她說：我老家埔裡，誰不懂些果園裡的小常識?

清明時節，她說胃不舒服，不來摘梅子了。再過了兩個月，我摘了一箱給她送去，她正要去醫院體檢，有些憔悴但沒有明顯的病容。一箱子的青梅又帶了回來，看着嘴裡都在泛酸。沒想到，這就是我們最後的塵緣了。

我的朋友患了胰臟癌，從知道到去世只有短短數月的時間，她沒有手術沒有化療，沒有丈夫沒有兒女，臨終她還對我們說：我先去給你們探路，安排好了等你們。

有人活時熱鬧死時沸揚，有人活得平凡死時或清簡或淒美，而她化成灰時只有從台北趕來的兩個妹妹和我們一群母雞總共不到十人在場，清簡有餘淒美不足。啊，我的朋友她一去不回頭了，滿樹青梅叫我一直酸到心頭。

在她的遺物中看到一張泛黃的剪報，一九八六年五月三十一日，是我給紐約中報寫的報道，那時候曹又方在中報當副刊主任，我常被她抓公差寫點三藩市附近的瑣事，剪報我自己一張也沒留過，如今古物出土，眼淚頓時湧了上來，老友又少了一位啊。

那篇報道的標題：悅人悅己的柯由喜。今天讀來依然覺得是對我的朋友柯由喜在這世上瀟灑走一遭最好的說明。

在三藩市對岸的阿拉米達市，市區裡最熱鬧的派克街上，有一家全市唯一擁有全套服務的美容院，它的店主就是柯由喜。她個子嬌小，標準的東方體型，適度的化妝，時髦的衣着，不論什麼衣服穿在她身上好像都會變成一種美。可是，她精力充沛野心也不小。

認識由喜是由理髮開始的。我的一頭蓬草，也是在她的剪刀下才開始有了個屬於自己的樣式。因爲生性疏懶，又不喜歡預約，所以常隨性走進一家毫不講究的理髮店就把自己的腦袋交出去了。爲此也常挨她的罵：你也眞敢，把頭髮搞成這副樣子才來找我。

美容，其實是一門很複雜的學問，後來從她那兒才深切的體會到。我們每個人的頭臉就像幼兒園裡老師給小朋友們發下的一張着色畫，有的美容師畫出一臉匠氣，有的可以畫成藝術品，由喜的心願就是要把快樂與自信帶給她的顧客而自己成爲藝術家一樣的美容師。凡是藝術家除了天分也要有不懈的努力才能有所成就。她開始注意美容是當窮留學生太太的時候，因爲從動手修剪自己的和先生的以至於朋友的頭髮開始，她愈剪愈有興趣愈有心得，於是在夏威夷的好萊塢學院修起課來，並且專攻莎順髮型。那一年她被選派去英國的莎順學院參加國際講座的時候還上了英國的電視新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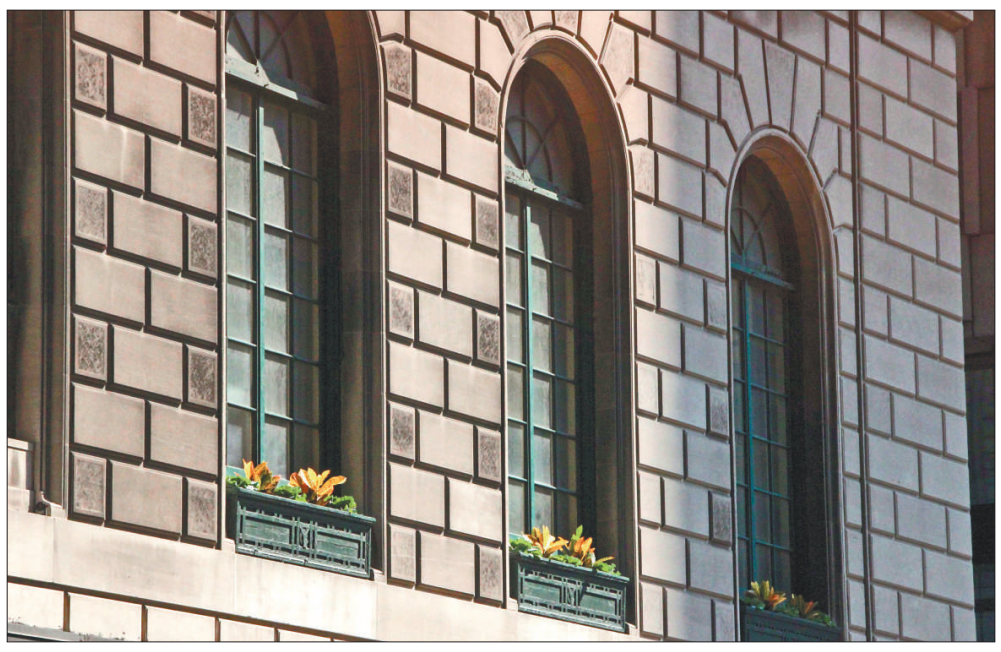
她眞正離婚的理由我其實並不清楚，她自己說是因爲不會生孩子，不想害了婆家傳宗接代的大事，可是她前夫並不像是個封建的丈夫並且還是詩人。相識日久，我明白她其實嚮往的是一種自由自在自食其力的單身貴族的生活。貴族是天生的，如果硬想擠進去所付出的代價會很高。可是，她眞有勇氣，不斷的上進，終於擁有了自己的天空。她是現代女性的一個好樣板，證明女人不必一定要困守在廚房與兒女之間才能找到自己的幸福。

賣掉美容院之後，她又開始了她的第二嗜好：寫作。

一出手就是一個長篇小說：小蝴蝶，寫的是一個女同志麗莎的戀愛史。我很傻，替她改過兩遍原稿，但沒說過一句讚美話。如今我多麼後悔，早知她活不了多久，眞該說個白謊，她的努力到底是動人的。何況麗莎一直是她心儀的對象。麗莎是她美容院隔壁的一家丹麥傢具行的老闆，高大粗壯是女人中的男人。小蝴蝶，是丹麥民謠，說一隻夏天裡的蝴蝶，在花叢裡投懷送抱，到了秋葉零落時分回到大地安息。我沒有聽過這首民謠，歌詞很一般，所以拿來做長篇小說的題引覺得並不好，可是一直也沒有認眞爲她去找個更好的開場。

麗莎去世後，她眞的非常認眞的把那小說寫完，還請人譯成了英文。難道是麗莎臨終前她承諾過要寫出她的一生嗎？難道麗莎是她的role　model嗎？寫完的書稿到處碰壁，她對寫作的熱情依然未減，那時候我剛學到一個新詞彙「達人」，就戲稱她爲「寫作達人」。她笑得呵呵呵的，把退稿看得雲淡風輕。不久又對我說：你不喜歡小蝴蝶，這次我先想好了題目再想內容囉。我問：什麼題目？她說：紅皮箱。Oh,　Oh,　紅皮箱，這題目多好。可惜她沒有動筆就走了。

她的心比她的身體大，她的夢想比她的紅皮箱大，我們是留她不住的。再見了，親愛的朋友，我深信你是帶着你的紅皮箱去旅行了。



紅磚黃花　（攝影）李　波

吃清明

王玉初

飲食男女

在老家，有很多事情都會沾上個「吃」字。小孩過生日叫「吃粑」。因爲那時沒有生日蛋糕，女人們便做當地的特色粑食來招待親戚朋友。久之，「吃粑」就成了過生日的代名詞。老人過世抬棺叫「吃大肉」。人死了，要請人抬棺，爲了犒勞出力的人，每人分兩碗肉，而且是大塊的紅燒肉。於是，老人過世抬棺就被隱晦地稱作「吃大肉」。過清明節，也被叫作「吃清明」。究其原因，是因爲清明掃墓後要好生吃上一餐的。

小時候聽大人講，我們村子每年都要到老祖墳山那邊去「吃清明」。在大集體時，大隊裡會挑一頭肥豬和兩袋米，由幾個壯勞力換班抬到一個叫王常的村子裡去。這個村子與我們相距二十多里路，據說我們村子就是從那個村子分出來的，老祖墳山也就在那裡。去的人要先掃墓，也就是給老祖墳培培土，除除雜木，當然還要燒紙錢、插紙標。大人們說紙標是扇子，給過世的人熱天乘涼用。掃完墓，大夥便忙乎開中午聚餐的事了。有人殺豬，有人淘米，有人洗菜……當然，最忙的要數王常村的女人們。她們就像迎接遠嫁的女兒回娘家一樣來款待我們村去掃墓的人。王常村只有十多戶，「吃清明」除了肉與米，其他菜都是王常村的女人們種的。當然，爲了表示感謝，殺豬後我們村子會挑一刀最好的肉送給佔用廚房的人家，其他沒做完的肉、米，全部留給他們村子。所以她們也樂得幫個忙，搭個火。我很期待，期待長大了可以到王常村去吃清明。可當我慢慢長大了，卻也沒有了這樣的氛圍。因爲路途遠，我們村子在附近闢了一片山做祖墳山。過世的人就近葬了。每年清明，老祖墳山只由村子裡幾個管事的人坐車去掃個墓，插幾枝清明花、放幾串鞭炮。「吃清明」的事也就中斷了。

也許是村子裡的老人們覺得不吃清明，大家的關係疏了，清明節的味道也淡了。於是，五年前又有人提議在村子裡輪着辦幾桌酒，重新「吃清明」。爲了不鋪張，老人們訂了一個規矩：只能在家中做飯，不能去餐館，哪怕是從城裡回來的人也要借廚房自己去做。當然，有人不會做菜，其他女人會幫忙。其實不用叫，每年都是大家一起做，一起吃。「吃清明」的味道，又重回來了。吃清明時，平時很多說不攏的事，在這時一說兩肯。村子裡修路、修譜、修祖堂等一些事都是在「吃清明」中議一議就辦成了。當然，也有說誰家媳婦不孝敬老人，哪家孩子不爭氣，哪家佔用了公家的東西的事情，因爲這是大家都本着一顆「公心」，話雖直卻有人情味，也就有了說服力。有人雖然當時臉上掛不住，卻也能接受，日後多數會改過。

在老人眼中，「吃清明」甚至超越了過年。「吃清明」，大夥還會數一數上年又有走了誰。三堂叔是走得最近的一個。他家是村子裡第一個二女戶，無形的壓力讓他變得暴躁、好賭，與嬸嬸的爭吵不斷。可苦命的人沒熬到好日子，三年前得了絕症，在床上拖了一年就去了。現在他的兩個女兒都大學畢業了，也都有不錯的工作，老家的房子還翻修了，嬸嬸的日子開始讓一些人羨慕。可堂叔，卻再聽不到春雨從屋簷滴落的聲音，不能再和我們一起「吃清明」。他在地下若有知，看到家裡一切安好，也該安息了。「吃清明」，是對故人的一份思念，亦是對自我心靈的審視，那份濃濃的情，像永不消失電波，一代代相傳……

說話要厚道

人與事

朱　輝

自從法網之後，李娜的戰績一直不甚理想，不過她的被關注度卻始終沒有降低。這都得益於李娜不時語出驚人，於是每每一石激起千層浪，沸沸揚揚之中，她的知名度得到了很好的維持。選這樣一位四肢發達頭腦也不簡單的體育明星當產品代言人，那些商家有福了。非但那些商家，就是普通國民其實也受益匪淺，通過一次次很有意義的爭論，大家的素質勢必也都會有所提高。

李娜的「打球不是爲了國家」，放在國外大概沒有人會覺得有什麼不妥。美斯在巴塞羅那踢球是爲了阿根廷嗎？老虎・活士打高爾夫是爲了美國？對於職業運動員，打球就是謀生計，就像農民種田、工人從事車車鉗鉚焊一樣，假如某鐘點工在你家打掃完衛生，驕傲地說：「我是在爲國家拖地板」，你一定會以爲她受了什麼刺激。要說李娜爲國家打球，這種情況應該僅限於奧運會、聯合會杯團體賽。

那麼爲什麼許多人會聽不慣李娜的「肺腑之言」？習慣使然。就像作家寫了本書，常常會說「謹以此書獻給……」其實稿費他一個人拿了，署名權也是他個人的，並沒有獻給別人任何實質性的東西，可是大家都聽得很習慣，覺得很得體。倒是如果有人說出了心裡話：「我寫這本書就是希望能出名……」反而會被視爲境界不高。

雖然出於慣性，許多人對李娜式的坦誠還適應不了，不過時代畢竟在進步，現在要拿大話唬人已經不太容易了。

「房價如果下降百分之三十，中國經濟就會崩潰，受害的必將是廣大人民群衆……」近來，不止一位經濟學家發表類似言論，從語氣看端的是憂國憂民，屈原似的。不過看看這些人以往的言論，不難發現他們其實是某些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言人。

「房價十年漲十倍的時候，你們說是正常的。怎麼跌百分之三十，國家就要垮了呢？」許多網友發出類似質疑，不過從未得到過那些專家的正面回答。

一個多元化社會裡總會有各式各樣的利益代言人，他們站在各自階層的立場上說話，這很正常。不正常的是某些人明明出於私利，偏偏時時把「國家」掛在嘴邊，看似愛國，實則挾持「國家」來強詞奪理。

愛不愛國，不能看嘴上功夫，李娜和某些專家形象地給國人做了示範。名人應該怎樣說話才得體？實話實說就行了，太追求「技術」反而弄巧成拙。

清明節絮語

廖楚強

文化經緯

清明節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個共同節日。這個節日的主題思想是「愼終追遠」；即通過踏青、掃墓、「壓紙錢」、祭祖等一系列的活動，來表達懷念祖先、飲水思源的意願。這是全中國人源遠流長的一個獨特的民族傳統。唐朝是歷史上被稱爲「太平盛世」的時代，而唐朝的民間社會對清明節的活動也是非常熾熱而普遍的。上自王公貴族，下至黎民百姓，在清明節這一天，幾乎全部出動，投身到這個全民族的祭祖活動之中。唐朝詩人楊巨源的《清明》詩中寫道：「清明千萬家，處處是年華。榆柳芳辰火，梧桐今日花。登祠結雲綺。遊陌擁香車。惆悵田郎去，原回煙樹斜。」當然，這裡雖然描寫的是唐朝清明節的盛況。其實，中國人清明節祭祖活動的歷史還要早得多。在春秋戰國時代的儒家經典《孟子》書中，就有一則很有趣的故事，說當時有一些「乞丐」專門在清明祭祖的日子裡，到各地墳墓邊，乞食人們丟棄的酒肉祭品。後來在明代著名的戲劇《太和記》、《東郭記》，就是根據《孟子》中的一段原始資料：「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改編而成的。所謂「墦間」，就是田野的墳墓。這個傳統戲劇的主人公「齊人」，據說家中有「一妻一妾」，但齊人並不富裕，實際很窮。所以在清明節的時候，「齊人」專門到「墦間」乞食人們祭祖留下的食品，吃得又飽又醉，回到家中還要在妻妾面前裝模作樣，說什麼今天又是某大人、某老爺請他赴宴吃得又醉又飽，台下觀衆看了無不捧腹大笑。這實際上是一個諷刺劇，諷刺社會上虛僞的炎涼世態。其實，社會就是一個複雜的人群組織，社會上當然也有富裕的，也有貧窮的。同樣是過清明節，在封建時代，一些尚未功成名就的知識分子，都是貧窮的，他們甚至在清明節的時候，也在寒窗苦讀，與熱鬧的「祭祖」場面形成了冷熱的對比，宋代的一位很著名的詩人，也是很清廉的名臣大吏王禹偁，在他尚未成名的時候所寫的一首《清明》詩：「無花無酒過清明，興味蕭然似野僧。昨日鄰家乞新火，曉窗分與讀書燈。」由此可見，同樣是過清明節，窮知識分子又是另一種場景！

對於久經戰亂遷離的海峽同胞來說，清明節更是一個刻骨銘心絕對不能忘懷的日子。就是在七十年前日本帝國主義霸佔台灣的日子裡，台灣同胞也敢於衝破日本政府的阻力，通過各種途徑，在清明節的時候回到大陸故鄉祭祖掃墓。

關於清明節的風俗，全國大致相同，雖然南北各地還有些各自特殊的活動形式，但都是大同小異，愼終追遠的基本精神完全是一致的。而台灣同胞，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從福建遷過去的。所以閩台兩地清明節的風俗更是完全相同。一般來說，清明掃墓祭祖的時間，不一定要在清明節這一天，而在清明節前後十天之內都屬於清明祭祖的時間。以福州來說，在這前後二十天之內，山上非常熱鬧，一路上都可以看見踏青掃墓的人群，人們都要攜帶豐盛的雞魚肉及各種酒果，至祖宗的墳前祭祀。祭完就在山上宴飲。宋代陸游《春晴自雲門歸三山》詩中有「人賣山茶先穀雨，雅隨墦祭過清明」之句。這裡所寫的就是福州清明節前後祭祀（墦祭）的景象。